

一本「纸上通史展」，汇集国博百余件精品

# 文物有声 思接千载



□ 本报记者 蔡可心

近两年来，每年大约有七百万人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，他们心向往之的第一站，几乎都是“古代中国”基本陈列。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的通史陈列，这个展厅在近一万平方米的空间里，用两千余件文物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恢宏史诗。

如今，这份探寻有了另一种可能。《思接千载：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》一书，将展厅中最受瞩目的珍品“搬”到了纸页之间。正如书中所言，今天的博物馆已不再是历史的静态陈列，每个参观者都带着自己的频率，来与博物馆共振。这部可捧读的“纸上通史大展”，让115件珍品不再隔着展柜玻璃，而是以超清大图和三维模型呈现在指尖。于是，我们与历史的对话，便有了新的可能。



▲商代“妇好”青铜鸂鶒

▲嵌珍珠宝石金项链

▲唐代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

▲吴王夫差青铜剑

▲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陶罐

## 零散文物编织历史脉络

远古时期，夏商西周时期、春秋战国时期……翻开目录，八个章节依次展开，从约两百万年前的石锤、石砧，到清代的《大观园图》横披，115件文物串起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。

这本书的叙事方式延续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的宏大框架，将零散的文物编织成通史的脉络，由物及史、由点及面。

以吴王夫差青铜剑为例。这柄剑剑身修长，剑格处用绿松石镶嵌出饕餮纹，铭文“攻偃（吴）王夫差自作其元用”，明确昭示着主人的身份。春秋时期，夫差为报父仇，厉兵秣马，攻伐越国，赢得胜利。失败的越王勾践率领仅存的五千余人退守会稽山，以卑辞厚礼求和，并亲赴吴国充当马夫，侍奉夫差三年，才终获赦免。归国后的勾践卧薪尝胆，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屈辱，终于等来机会对吴国发动战争。最终吴军不战自溃，夫差在绝望中挥剑自刎，吴国就此灭亡。

吴越两国战争频繁，战场多处于水路纵横之地，大型战车难以施展，短兵相接成为主要作战形式。在列国争霸的实际需求推动下，各国的铸剑师发起了一场“技术竞赛”，将吴越两地的青铜铸剑工艺推向巅峰。工匠们还掌握了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领先的金属氧化保护技术，用以提高金属表面的耐腐蚀性和耐热性，这也是今天一些古剑依旧光亮如新的原因。

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剑早已超越了兵器的范畴，成为君子品德的象征。文人墨客常以剑抒发情怀，展现风骨。从《庄子·说剑》中“天子剑”“诸侯剑”“庶人剑”的哲学思辨，到李白追忆秦始皇的“挥剑决浮云，诸侯尽西来”，再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，栾菊杰为中国夺得首枚击剑奥运金牌，一件兵器串联起战争史、技术史、文学史乃至体育史。文物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从不局限于某一学科，而是像一枚多棱镜，折射出历史的多重光谱。

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骨笛，笛身上钻有七个精心排列的音孔。音孔周围保留着深浅不一的刻痕，是贾湖先民在制作过程中留下的标记。这种七孔骨笛不仅可以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，而且具有相当高的音准。晚期的八孔骨笛，甚至能够吹出一些七声音阶之外的或高或低的变化音，完全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。在生存条件相当有限的情况下，八千年前中原大地的人们依然致力于创造美好生活，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。贾湖骨笛的发现，将中国七声音阶的历史前推至八千年前，改写了世界音乐史。这些器物从未真正沉默，每一件都在讲述着远比文字记载更为丰富和真实的故事。

## 时间与空间的文明交汇

全书按照“远古—夏商西周—春秋战国—秦汉—三国两晋南北朝—隋唐五代—辽宋夏金元—明清”的时序展开，并强调了几组关键时间节点：约200万年前是旧石器时代的开端，约1万年前农业兴起，约5000多年前文明形成。这也

恰恰印证，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刻度上缓慢生长的。

陶罐被认为是原始人划时代的创造。一团不起眼的泥，足以牵动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重大命题。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首次通过化学变化，将水和黏土创造性地融合为一种全新的物质形态。泥土塑形陶坯晾干后，在八百至九百摄氏度的高温下焙烧而成，物理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，变得质地坚硬且防水。这是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物品，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意义重大。

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最早陶片，距今2万至1.9万年，比农业的出现还要早。2009年，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合作团队对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考证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。由于最早阶段的陶器在烧造技术上的不成熟，陶质较粗，容易破碎，加之岁月久远，保存环境不佳，陶器破碎后也很难对拼复原。这件陶罐的陶片虽然只能拼出一半，但已包括口沿、器底及器身的一部分，符合复原条件，因而成为国博的一级藏品。

仙人洞出土的陶片颠覆了学界对“新石器时代才有陶器”的传统认知，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：是农业的出现催生了陶器，还是陶器的创造推动了农业的发展？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，却恰恰反映出历史的复杂性。陶器的出现改变了古人的饮食方式，采用陶器烹煮，可以让原本粗硬的稻谷变得软糯香甜，更易于消化吸收。这种饮食上的便利，很可能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水稻的“驯化”。在仙人洞遗址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约一万余年的少量栽培稻的植硅体，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之一。

历史从来不是一条从落后到先进的直线，而是一张由无数因果链交织而成的网。仙人洞的先民们或许并不知道，他们手中控制的这只陶罐，正在悄然开启一场关于饮食、定居、农业乃至整个文明的连锁反应。而这场反应，至今仍在延续。

在时间的叙事轴线之外，空间是另一条。国博有一条备受瞩目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，主人是年仅九岁的李静训，字小孩，也就是火爆全网的“李小孩”。1957年，西安梁家庄出土了她的石椁，上面刻着“开者即死”四字，墓中随葬品极尽奢华。李静训自幼随父于外祖母杨丽华膝下，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，隋炀帝杨广的姐姐。大业四年，李静训随杨帝与外祖母出巡时夭折于汾源宫。杨丽华悲痛万分，厚礼葬之。

这条项链以黄金为主体，镶嵌红宝石、蓝宝石和珍珠，“一眼望去，光彩夺目”。然而，无论材质还是工艺，它都并非中国本土制品，产地可能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、阿富汗一带，这里曾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交融汇聚的十字路口。项链两侧的28颗金珠，每颗由12个小金环焊接成空心多面体，又称“多面金珠”，这种设计可追溯到古希腊迈锡尼文明；小金环焊接处的金粒装饰被称为“金粟”，早在四千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就已出现；上端的青金石圆珠上雕刻着一只花角鹿，“鹿角又大又长，分叉展开，是典型的粟特样式”；宝石上的凹雕图案，也是古代西亚、中亚印章的常见形式。北朝时期，游牧民族入主中原，

推动了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。隋朝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，实现大一统后，更是着力经营丝绸之路，促进与西域的交往。一条项链，浓缩了古希腊、两河流域、中亚粟特、萨珊波斯艺术在欧亚大陆上交汇融合的轨迹。

## 藏在器物背后的“无名者”

传统的历史书写中，“人”往往是抽象的。民族、国家、文明这些宏大的概念，常常会掩盖个体的存在。那些绚丽多彩的器物背后，有太多无名者被历史遗忘。

唐代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便是其中之一例。唐开元十一年，为刚刚去世的鲜于庭海将军制作随葬品。工匠面临一个难题：如何塑造这盛世气象？书中设想了他的心理活动：“一阵驼铃声打断了工匠的思绪……骆驼，听说它来自万里之外的流沙之地，要历经多少艰险才能一步步走到长安……就用它来设计一件不同凡响的作品吧。”“胡人的音乐才能多么出众啊……贞观年间的宫廷宴会，突厥汗起舞，岭南酋长吟诗，当时的太上皇李渊高兴地说：‘胡越一家，自古未有也！’百川归海，有容乃大，这才是大唐风范。那么，何妨让胡、汉乐师在骆驼背上合奏一曲？”

于是，一件旷世杰作诞生了：骆驼背上，一支由胡汉乐师组成的乐队且歌且奏，琵琶、笙簧、拍鼓各具韵味却又彼此和谐，成为代表盛唐气象的“明星文物”。

帝王将相常被史书铭记，而工匠的姓名往往被历史长河冲刷无痕。制作出这件骆驼载乐俑的工匠一定没有想到，他的得意之作不仅在当时别开生面，更在1200多年后重现世间，令人赞叹。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，更是无数无名者的历史。

南朝梁代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有言：“寂然虑虚，思接千载。”意思是说文人的思绪可以跨越时空，与古人相通。用在这里，恰好道出博物馆与文物的意义——它们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媒介。

当下，“文博热”持续升温，公众对文物的热情早已超越了“打卡拍照”的浅层需求。人们渴望真正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、文化与文明。我们不再单向地“观看”文物，而是与之对话：不再被动地接受历史知识，而是主动探寻“我们是谁，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到哪里去”的答案。正如书中所言：“当人们穿越展厅，在甲骨的裂纹间寻找星象，在编钟的铭文里认识礼乐，在钧窑的釉色中邂逅彩虹，他们观看的不仅仅是文物，更是在探寻流淌在血脉中的文明密码。”

相关阅读：  
1、杨学涛：《看遍中国博物馆：有趣的千年文物知识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 
2、任疆：《此间鸟兽：文物里的中华文明》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 
3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：《文明中国：百万年人类史 一万年文化史 五千多年文明史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

# 享受“慢”的权利

□ 本报记者 蔡可心

你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：手头已有好几个项目，却仍被催促着或不由自主地自我催促着去完成新的任务；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身边的家长纷纷为他们报上编程、AI课程……在这个崇尚“高效率”“快产出”的时代，“慢”仿佛成了一种不合时宜。

我们每天24小时都与媒体、工作以及他人保持着连接。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这种媒介化的生活过于匆忙、过于数字化，也过于碎片化、易受干扰。其中包括不少技术专家和年轻人，他们开始怀疑当前数字媒体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是否真的可持续，并试图探索另一种媒介生活方式。

当时间不再只是客观的物理刻度，而沦为考核绩效、切割生活与施展权力的工具，许多人

便被一种无形的“时间政治”所规训。即便在刚刚过去的假期或周末，我们能短暂放下手机、稍作喘息，但在日常事务的重重围困中，我们真的还能重新调动感官去了解真实世界，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吗？

为了回答这些疑问，美国林菲尔德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教授詹妮弗·劳赫以教育家和研究员的身份，展开了一场为期六个月的“断网实验”。她停止使用数字设备和网络，转而借助“慢媒介”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。在《慢媒介：拥抱离线生活》一书中，詹妮弗以写作者的视角，回溯这场“逆流”的实践历程，并尝试构建一套理解“慢生活”的框架。

这本书提出的“慢媒介”理念，深受“慢食运动”的启发，重新思考媒体与可持续生活之间的关系。慢媒介提倡重新发现纸质书信、唱片、胶卷等模拟媒介的价值，呼吁用“实在”的模拟技

术对“虚拟”的数字技术“祛魅”。它质疑“一次性”“高效率”“快产出”的文化幻象，提醒我们回归更专注、更可持续的媒介节奏。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，慢媒介都指向另一种文化：一种人的生活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文化。正如书中所言：“慢”原则最大的吸引力不在于它带来的愉悦，而在于时间政治。”

在书中，詹妮弗不仅将“慢”的理念引入媒介领域，将其与饮食、文化、环境及日常生活等多个维度相互连接，还重新审视了黑胶唱片、录像带、报纸等被贴上“落后”“怀旧”标签的媒介形式。她并未否认自己对数字媒介的关注与热爱，而是在重新理解和使用“慢媒介”的过程中，主动选择了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将一种不完全受技术规训的可能性呈现在我们面前——那是一种更需要勇气，却又让我们更可能专注、可持续地生活在当下的选择。

## 书单

### 《历史中的大与小》

马伯庸 著  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这本散装的历史随笔集，收录了作者过去十年零零散散写的一些小文章。其中有陪孩子读古文名篇的亲身经历，有牙疼时为转移痛苦而总结的古人牙疼史，有对蒲松龄“高考作文”的批改意见，还有探访秦宫大墓时开的“脑洞”，甚至还有明代抗日援朝义士的纪念文和敦煌归义军电影剧本。如果历史有锁孔，好奇心就是那把金钥匙。



### 《膏销雪尽思还生：知识、情志与中国医学史上的“元白时刻”》

陈昊 著  
上海古籍出版社  
本书通过对元稹、白居易及其友人关于疾病的唱和的研究，讨论唐代的诗人如何在疾病的状态下书写诗歌，如何在诗歌中提及、描述乃至展现疾病的状态，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性表达。元白交换药物和诗歌所构建的“时刻”，以及其中与知识、情感乃至欲望都有所关联的“思”，是本书关注的要点。本书进一步提出，研究者应重新审视士人研读医学文献、撰写各类沙医文字的具体语境，理解其表达背后的复杂内涵，以此探寻学术书写的新可能。



### 《逻辑思考：看清解决复杂问题的逻辑主线》

张巍 戚静娴 著  
浙江大学出版社  
不论是在分工高度细化、跨部门协作愈加复杂的职场中，还是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下不断变化的日常生活中，要想保持个人竞争力、从容有序地应对各种未知挑战，逻辑思考力都是必备的重要技能。本书以打造逻辑思考力的7个步骤为主线，以主人公山姆的职场故事为副线，基于职场挑战还原真实的应用场景，并辅之以通用电气等经典企业的案例分析。本书提供了一套系统化且易实施的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，完整呈现解决复杂问题的全过程；从点到线再到面，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并举，帮助读者将这套结构化的问题分析和解决方法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，系统构建可跨行业、可复用的逻辑思考力，最终内化为自己的习惯性技能。



(□记者 蔡可心 整理)

## 我与书的故事

### 放牛读书的日子

□ 贺建国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，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一般都有过放牛的经历。我小时候就放过牛。放牛的时候，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野外尽情地玩耍，也可以一个人牵上一头牛找一处僻静的地方，边放牛边读书。那是一段少不更事、无忧无虑的好时光，至今想起来都很留恋。

那时候的农村，几乎家家有耕牛。星期天或节假日，孩子们不用上学，午饭后，大家就呼朋引伴，牵上自家的牛出发了。村庄的南面是连绵的群山，草木繁茂，两山之间夹着一个水库，绿水荡漾，水草丰美，最是适宜放牧。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，正是贪玩的时候。只要把牛赶过去，基本就不管了，剩下的就是玩了。最常玩的是打扑克，四人一组，边上围着一圈看热闹的。一会有人“偷牌”被发现了；一会有人输了不戴“帽子”，耍赖的，吵吵嚷嚷很是热闹。有几次，由于玩得太投入，牛跑进山脚下的庄稼地里，糟蹋了不少玉米苗，我们都没发现，被大人好一顿训斥。

很多时候，我更愿意牵上家里的那头老黄牛，寻一僻静处放牧。一个人清静，最好读书。像《长白山儿童的故事》《小兵张嘎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连心锁》……这些书我都是在放牛时看的。再后来喜欢上了长篇小说，比如《林海雪原》《迎春花》《苦菜花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等等。因为能看到的书不多，这些好不容易借来的书我都非常珍惜，有的翻来覆去看好几遍。

那时是抓着什么书看什么书，没什么计划和目的，读书也是囫圇吞枣，粗枝大叶的，不认识的字跳过去，不求甚解，看重的是故事情节。看到激情澎湃处，会手舞之足蹈之，或者大声朗诵一段，没有回音，仿佛是在应和我。反正一个人对着牛读书，没有人会看到我“疯癫”的样子。累了，就合上书，抬头看看悠闲吃草的牛，或者躺在草地上，听小鸟在树梢歌唱，看花儿在林间开放，看白云在天际飘荡……

雨天放牛也很有趣。蒙蒙细雨，天地苍茫，四野寂静，戴一顶竹编的雨帽，拿一本书，独自将牛牵到一片空旷的草地上。牛安静地吃着草，进入它的世界。我打开书本，与先贤对话，与智者交流，进入另一个全新的世界，气氛温馨而美好。

那时，年少的我常常躺在野外的草地上，仰望着四周高耸的群山，想象着山外世界的广阔，以及遥远而迷茫的未来。放牛读书的日子，让我看过的那一本书，成为我最初打量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。

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？请用千字左右，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、相知、相知的故事。欢迎来稿。

投稿邮箱：dazhongribawt@163.com

